

血閻羅

〔台灣〕陳青雲

下



血 阎 罗

陈 青 云 著

(全二册)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frac{32}{1}$ 开

19.5印张 419千字

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次数1——10000万印

(ISBN 7—80590—323—913)

定价11.80元

少一个‘骚’字，便失去原味了！”

战飞羽一笑，道：“原来是白前辈，失敬！”起身抱拳一礼。

白尔艳道：“小兄弟，巴干天那老小子呢？”她一顿又道：“快二十年了吧！他突然离我而去，唉！我白尔艳的命真苦呀！”

尚不邪沉声道：“白尔艳，你的情人不是赵大吗？”

白尔艳道：“赵大是第二情郎”我不说，你们怎么会知道！就因为我找巴上天，才在太行山里遇到赵大，他是个独行大盗，但本事不小，我们两个一遇上，哈，那真正是天作之合，他是罗破我是坑，对得可真合适……”

虽然她的话口没遮拦，却也令人不觉得下流，因为那些字眼儿听了起来，还十分真诚的！

尚不邪一声干笑，道：“恭喜你了，白尔艳！”

白尔艳道：“尚不邪，你恭喜我什

尚不邪道：“你一日之内找到情人，难道还不

色有些为难的道：“这得你给我道贺，但我却……我该怎么办呀！我……”

战飞羽道：“白前辈，巴上天已经转往风流镇去了，他找你的！”

尚不邪两双肥巴掌拍的巴巴响的道：“这可怎么办，他又找不到我……一定会急的发病……”

白尔艳突然又问战飞羽，道：“你叫战飞羽，是吧？”

战飞羽点点头，道，“不错！”

“战飞羽你在什么地方找到巴上天的？”

战飞羽道：“秦岭的黑龙岭黑龙洞！”

白尔艳一声低吼，道：“可恶的巴上天，他放着老娘的垫被窝不睡，偏偏跑到大山洞里受活罪，他有毛病！”

战飞羽道：“巴上天你没毛病！”

白尔艳道：“没毛病会一个人住在荒山洞？”

战飞羽道：“巴叔是一诺千金的人，他是被囚在那儿的！”

白尔艳大怒，道：“是谁这么狠心，把他囚在荒山洞里太可恶了！”

战飞羽道：“在下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囚他的人却是‘天奇老人’侯三侯老斧子……”

白尔艳一怔，惊异的道：“怎么，那老东西尚在人间？他可真能活！”

便在这时，一送上酒菜来！

尚不邪立刻，坐！

高亮道：“要，诉赵管事，他的老客了？”

白尔艳一声笑，道：“不用，不用，等等我要给赵一个惊喜，哈……”

尚不邪举杯笑道：“你可别把我的赵管事吓出大厅上，大家举杯正吃喝着，突见厅外走进尚不邪胖牡丹！”

尚不邪道：“你来的正好，见见这个胖女人！”

胖牡丹已走至白尔艳身前，道：“白姨，我们老夫人要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的也未占得半点便宜！”

胖牡丹道：“白姨，先别多说了，快取出你的伤药来吧！我帮你给赵叔敷上去！”

白尔艳闻言，自责的道的“看看，直顾得问长问短，倒忘了我身上还带有药！”

赵大冷冷的道：“我不用你的药，你最好离我远一点的好！”

白尔艳一笑，道：“都半百多的人了，还在斗孩子气？赵老大，你得了吧！”

赵大瞪着眼，道：“你真的又干起那种买卖了？”

白尔艳道：“老赵，你是怎么了？当年你留我住在荒凉的太行山里，拉着我干没本的生意，你怎么也不想想，那种日子多苦？”

赵大沉声道：“不错，是苦，可是我们住在一起，你不是直叫快乐吗？我老赵更是心满意足！”

白尔艳道：“我说的快乐是咱们两个滚地在一起的时候，我快乐，可并非跟你生活在深山里的日子快乐，我告诉你，我有办法叫咱们过得既舒服又自在，你他娘的却嫌那种钱赚得肮脏，你也不想想你赚得钱有多血腥！”

赵大似是忘了身上伤痛的吼道：“谁说我赚的银子血腥？穷人我不抢，女人我不夺，遇上肥羊才抽那么一点过路费，白尔艳呀！白尔艳，这种快活日子你不过，硬是拖我去你开的窑子窝，我不干！”

白尔艳道：“不干拉倒，你怎么偷偷的逃走了？”

赵大道：“我不要听你每日里在我耳根嘀咕，我讨厌你

罗嗦！”

白尔艳戟指赵大，道：“你若跟我走，吃香喝辣这一生受用不尽，你呀！”

赵大怒道：“听说你在找我？”

白尔艳道：“我过着舒服日子，心里老想着你，我先去了太行山，没找到你……”她一顿，又道：“赵大，你怎么会来到尚家庄干起什么管事来了！”

赵大道：“我离开了你，路上又想干一票，却遇上尚庄主，我二人山里比高低，两个人打到日落西沉，又从山上打到山下面，最后，嘿……他把我劝来这儿了！”

白尔艳道：“一住就是十多年？”

赵大道：“庄主没拿我当下人，我也懒得再在外面混日子，当然……当然还有一项最重要的……”

白尔艳道：“什么事最重要？”

赵大看了白尔艳一眼，道：“最重要的是可以躲开你，你绝对想不到我会在这儿！”

白尔艳尖声叱道：“你个没良心的，还是被我找到了，哼！”一边，胖牡丹听出这二人原是老相好，便轻轻的退出了厢房！

赵大道：“你怎么会找出来”？白尔艳道，“这事说来凑巧……”

于是，白尔艳便详细的把事情说了一遍……

她边说，边把自己的药为赵大敷上，又笑道：“赵大，这药怎么样？”

赵大惊奇的道：“好像是舒服多了！”

白尔艳举着瓷瓶笑道：“你绝对猜不出这药是怎么得到手的！”

赵大道：“你绝对不是花银子买的！”

白尔艳得意的笑道：“那当然，这药……哈……是一位嫖客的，他的银子花完了，很痛心的便把这瓶药作抵押，别人不识货，我白尔艳可是行家，于是……”

赵大道：“你个黑心婆娘……”他突然一瞪眼，又道：“你好像比在太行山里肥多了……”

白尔艳笑道：“每日里除了数银子，便是女儿们侍候着过日子，怎么不胖！”

赵大有些厌恶的道：“你什么时候走？”

白尔艳道：“那要问你赵大了！”

赵大冷淡的道：“我管你什么时候走？”

白尔艳凑近赵大，道：“我要带你一起回风流镇去！”

赵大摇头，道：“尚家庄正在多事之秋，这时候我会跟你走，算了吧！”

白尔艳道：“等着同无敌帮玩命？”

赵大沉声，道：“不错！”

白尔艳道：“我知道你不会这时候走，不过没关系，我会等！”

赵大缓缓的躺下来，道：“白尔艳，回你的风流镇去吧！天底下有那么多男人，你又何苦等我？”

白尔艳吃吃一声笑，道：“这也许就叫乌龟看绿豆，我们对上眼了！”

赵大突然说道：“记得当年你曾说过还有个旧情人，你

去何找不他？”

白尔艳这才想起战飞羽的话，她怔了一下，对赵大道：“上了药你歇着，我到大厅上看看去！”

白尔艳说走就走，匆匆的到了大厅上，只见战飞羽正在同尚老夫妻二人讨论着什么！

战飞羽见白尔艳走来，起身笑道：“白前辈请坐！”

尚不邪道：“白尔艳，赵大看到你，一定很高兴吧！”

白尔艳道：“若非他受了重伤，我立刻拉着他上路！”

一笑，尚不邪道：“你拉不走他，我太清楚他了，像赵大这种人物，才称得上是血性汉子，他已为我尚不邪两肋插刀了！”

战飞羽道：“既然如此，白前辈还是先回风流镇的好，因为……”

白尔艳道：“巴上天去找我了！”

战飞羽当然急着巴上天先找到“侠盗三飞”，那才是他的大事情，不能稍有耽搁。

战飞羽望向白尔艳，道：“不错，巴上天是去找白前辈了！”

白尔艳思忖了一下，道：“二十年前我住在镇北头的后街大院，如今我的风流馆开在镇南的街当中，巴上天他万一找不到我……”

战飞羽急切的道：“所以白前辈应该尽快的回到风流镇上，免得巴叔扑个空！”

白尔艳顿足叹口气，道：“我白尔艳一生中就遇到这么两个冤家，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跑了，害得老娘到处找，一找

便是二十年，可好，今日两个人同时出现，这叫我白尔艳怎么办？造化弄人啊！”

尚不邪淡淡的道：“单凭你这大块头，他二人出现，你应该高兴，如今又发的那门子愁？”

白尔艳道：“尚不邪，你是在糗我白尔艳？”

战飞羽立刻笑道：“白前辈，可知巴叔为何会下山吗？”

白尔艳道：“除了侯三那老不死答应他，他方能下山之外，别的还会有什么能令他背约下山的？”

战飞羽点点头，道：“不错，是侯老爷子解了他的禁，但在下却是传话之人！”

白尔艳道：“侯三解除囚禁，必有条件！”

战飞羽道：“实对白前辈明言，是在下有求于巴叔！”

白尔艳道：“你求他什么？”

战飞羽神色一紧，道：“巴叔答应助我报仇！”

白尔艳一怔，道：“报——仇！”

“是的，七英门灭门大仇！”战飞羽重重的直视着白尔艳，又道：“七英门中了无敌帮的大阴谋，七百五十六名兄弟业已死绝，这种深仇大恨，战飞羽永世难忘！”

白尔艳怔怔的道：“那‘西河孟当’甘不悔率领着门下与无敌帮大战之事，还在道上传言甚嚣尘上，八百里西河，七英门的三舵七坛已为无敌帮拿走，敢情全是真的了！”

战飞羽道：“白前辈，巴叔就是为了助我才去风流镇上去找你……”

白尔艳道：“找我做什么？就凭我们几个人，怎能同无

敌帮上千的人为敌？以我看……”

战飞羽心中甚感失望……

尚不邪一瞪眼，正要开口，突然厅外面一声厉吼，粗重又不清的语音传进来，道：“你个老娼妇，风流镇上你过惯舒服日子？你的豪情壮志没有了？你的威风何在？你怕包可勇，老子不怕……”

只见受伤的赵大拄着铁扁担走进来……

白尔艳马上过去扶，边叫道：“上了药你正该歇着，为何走来了？”

赵大一瞪眼，道：“我不要你扶我，去，去风流镇过你的舒坦日子去！”

战飞羽上前，笑道：“赵管事，你还是歇着吧！”

白尔艳道：“赵大，你在嚷嚷什么？”

赵大咬咬牙，道：“我在厅外就听到你的话了，你怕无敌帮的人多？”

白尔艳一声尖笑，道：“哈！谁怕谁了！我如此说，无非是想听听姓战的可有什么新鲜主意，绝妙的计谋，谁说我怕包可勇了？”

战飞羽这才笑道：“原来如此，我们几乎误会白前辈了！”他一顿，又道：“其实，在下已筹思了对策，就等几位前辈都到了之后，即将展开行动了！”

白尔艳吃吃一声笑，道：“我明白了，巴上天这个老冤家，他是找我们三人来了！”

战飞羽点点头，道：“不错，侠盗三飞！”

尚不邪闻言，淡淡的道：“二十年未再见你们三人在江

湖上兴风作浪了，如今却要借重你们再出山，唉，真不知会带给道上的是福是祸！”

白尔艳道：“我们只对付包可勇，打击无敌帮，谁还再高兴在江湖上翻云覆雨！尚不邪，若非是巴上天找我们，便八抬大桥也抬不动我们！”

战飞羽抱拳，道：“都是为了七英门，战飞羽在此先向白前辈致谢！”

白尔艳突然哈哈一笑，道：“提起当年我们‘侠盗三飞’来，我们三人也有五六年未再见面了，‘飞弹子’向忠在省城开了一家大赌场，他是日进斗金，过的日子比我还自在，‘飞刀小王’王千手在京里开了一家古董店，动辄就是上万两银子的交易。”

一边的赵大沉声道：“要我看，风流镇你别去了！”

哈哈一笑，白尔艳道：“你要留我陪你？”

赵大道：“不，你立刻去把向忠与王千手二人找来！”

白尔艳道：“巴上天找不到我怎么办？”

战飞羽立刻接道：“就由巧巧快马赶往风流镇，她知道巴叔！”凌巧巧立刻接道：“我连夜赶去！”

战飞羽点点头，又对白尔艳道：“王千手王前辈在京中开着一家古董店？”白尔艳道：“而且店面很大！”

战飞羽笑道：“好，在下陪白前辈先去京里！”

白尔艳道：“你也去？”

战飞羽道：“不错，在下知道：无敌帮在京中也有个分舵，如果设计得好，我们就近先挑了他们的分舵，给包可勇一记当头棒喝！”

第十三章 赤魔风流债

两双彩灯，宛似两只泛红的大南瓜，高高的悬挂在一座高门楼下面，二更方才敲过，却也是风流馆最热闹的时候风流镇上大半条街仍然不少行人。

奇怪，大冷的天，这些人的兴致还是那么浓厚，放着热被窝不去享受，偏就喜欢找乐子！

便在这时候，镇外面走来一黑汉，灯火下，只见这人穿着一身兽皮，粗劣的裹在身上，看来仿佛是个大猩猩。

那铜铃似的眼睛，粗而泛红的胡碴子，身上散发出淡淡的酸臭味，光景又像是牢里放出来的死囚！

这人，不错，正是“赤魔”巴上天！

巴上天一踏进风流镇，便面露微笑，得意的几乎大笑出声音来……

他摇晃着双肩，不时的伸出舌尖舐舐嘴唇。

多少个日子了，他已没有尝到人间烟火，如今陡然间又来到昔日的旧地，心中那股子兴奋与冲动，便再也难以掩饰了！

他一直走向镇北，绕过一条横巷而到了一个大场子上，一个十分清静的场子。

巴上天看看场边的几株老桑树，嗯，这儿并没有太大的

改变，场子正面的小四合院，仍然有光线！

于是，巴上天仰天猛吸一口气，口中自语：“娘的，今夜先同那骚狐快活一夜再说！”

巴上天大步走向四合院的院门，三道青石阶他一大步便跨上去！

没有叫门，他双手在两扇门上猛一推，那木门应手而开，后面的门闩已断，巴上天高声大叫，道：“我回来了，心肝宝贝快来接我呀！”

黑暗的院子里，“忽”的一声一头黑影向他扑过来，巴上天一声冷叱，一掌拍过去，但闻“吭”的一声一头黑影象一头黑狗已倒毙在他的身前！”

巴上天“呸”的吐了一口唾沫，叱道：“可恶！”

便在这时候，只听得正面屋子里面有人叫道：“院子里什么人？”

巴上天听得是个男人声音，面色一寒，道：“巴大爷回来了！”

屋子里突然走出两个人——一男一女！

男的瘦高个，双目赤滴滴的像是三天未睡觉！

那女的却长得水葱也似的又娇嫩，一双勾魂也似的眼睛直往巴上天全身上下瞟，且笑道：“看你这身打扮，倒像是个野人，你找谁？”

巴上天双手十指伸缩不已的道：“倒要问问你们又是谁？”

男的突然暴喝一声，道：“滚！别打搅白大爷的兴头！”巴上天嘿嘿笑起来……

女的又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容的你来耍狠，朋友！识相的话就快滚！”

巴上天闻得女子声音娇又美，上升的火气变了厉的笑哈哈的道：“没有骚狐狸，巴大爷就拿你凑和了！”

女的突然面色一紧，道：“你想找死？”

男的突然托起一把开山斧，沉喝道：“再不走，老子活劈了你！”

巴上天怒瞪着对面瘦高个子，沉声道：“慢来！慢来！也许我们是一家人——”

女的怒道：“谁同你一家人，快滚！”

巴上天压低声音，道：那么我问你们，白尔艳呢？叫她来！”女的一怔，看看身边男的一眼。

男的已叱道：“这儿没什么白……白……什么……”

巴上天一愣，又仔细的看看四周房屋一眼，道：“不错正是这儿，她怎么不在？”

女的冷冷的指着身边瘦高男子，道：“我便老实对你说他是无敌帮新任的刑堂总监‘血无常’白相生白大爷，你若是还想知道什么，我便也一并告诉你，本姑娘叫水云儿，江湖朋友称我是‘一只桃’！”

巴上天咧着大嘴直想叫，却又听水云儿：“你要找什么白……尔……艳，我们这儿没有！”

巴上天怔怔的道：“白尔艳到什么地方去了？”

白相生怒叱一声，道：“我们怎么知道，你滚！”

原来“无敌帮”刑堂总监“毒千岁”丁西田是这位，“一只桃”水云儿的姘夫，如今丁西田已死，果然副总监白相生

老天爷，巴上天竟然一手握住水云儿一腿，另一手抓紧她的右臂，“呼”的一声便旋身向白相生撞击过去！

开山巨斧已往敌人怒砍而下，白相生忽见水云儿成了手中的挡箭牌，忙不迭抖腕向上，硬生生把砍出的巨斧压向左上方。

巴上天挥动双手，把水云儿舞得七荤八素，口中厉声怪叫，道：“王八蛋，且看是谁活劈谁！”

水云儿受制，急的尖声叫道：“放下我，你这个野人！”

“血无常”白相生气得哇哇大叫，道：“狗东西，你快把她放下来！”

巴上天嘿嘿冷笑，道：“接住！”

“呼”的一声直响，水云儿已往白相生飞撞过去！

就在“血无常”白相生张臂去接水云儿的同时，巴上天忽然跟进，倏忽间抛出四十二掌，掌影翻飞中，水云儿已被抛向一边，开山巨斧漫天刀芒闪跃着劈来！

飞快的旋身，巴上天出手巧妙，一口气生把白相生攻的拳逼退！

白相生立刻大叫，道：“快去叫堂口的兄弟们来！”

水云儿早已跃出这个四合院不见影子了”

巴上天嘿嘿冷笑，道：“好小子，想打群架呀！”

闪退在两丈外，白相生怒视着巴上天，道：“那里来的野杂种，你今晚死定了！”

巴上天又是一声狞笑，道：“巴大爷二十年来宰活人了，今晚何妨大开杀戒，找个好彩头！”